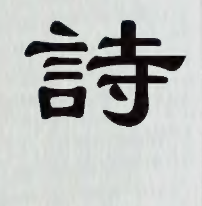


詩益

詩益卷之三

金壇後學劉

秦

秦本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堯時有伯益者阜陶之子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而保西垂六世至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秦仲孫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王賜之岐豐之地封爲諸侯及子文公逐西戎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徙都于雍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賦也○此蓋美秦襄公之詩秦襄公封諸侯始有車馬及寺人之官其國人創見而誇美之鄰鄰衆車聲白顛

的顙，馬額有白毛。君子，謂襄公。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將見者先使寺人通之。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天節反。

興也。下章同。○此下二章，承首章未見君子，而言既見之後。逝，往也。八十曰耋。逝者其耋，蓋欲其及時爲樂也。鼓瑟曰並坐，復以及時爲樂相勸勉，無君臣之禮，而有慆淫之志。秦所以居西周故地，而其風遂變歟。首二句取興義未詳。下章同。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簧，笙中金葉，吹則鼓之出聲者。亡，死亡也。比耋又甚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此篇以下至終南詩說並詳後詩辨。

駟驖田結反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下二章同。○秦襄公始有田獵園囿之好國人創見而誇美之。故賦其事作此詩。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手。在手者言已駕且調習也。公襄公也。媚子襄公親愛之人。于往也。首章言其將往狩之事如此。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承首章遂言公往狩之事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凡射必中其左。故必左御以射之也。拔矢括也。舍拔則獲者言獸之多而射

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香反

末章又承前章言狩畢之事。閑謂習也。復評狩四馬者，凡馬既經馳驟之後，必徐步之以紓其筋力也。輶輕。鸞鈴也。鑣馬銜也。畢遊車置鸞于馬銜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田犬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爾雅作猲獢。以車載之者，亦以休其足力也。此篇三章相承直敘其事如此。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錄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轂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叶之錄反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下二章同。○秦襄公承天子命伐西戎。婦人以其君子從役而念其事。作此詩。首章先美其車甲之盛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車前後兩端橫木。以收斂所載者。大車軫深八尺。兵車軫深四尺四寸。故曰俴收。五楘。五束也。楘。文貌。梁輈。輈上曲句衡形穹隆如屋梁。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也。游環。以皮爲環。亦謂之靷環。貫驂馬外轡以禁其出。以其游移無定處。故曰游。脅驅。亦以皮爲之。著服馬外脅。前係衡。後係軫。驅驂馬使不得入。故曰脅驅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以板橫側揜之。靷。所以引也。亦以皮爲之。前係驂馬頸。後係陰板上也。鋈續。鋈續上有環靷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且容二服馬。驂馬不當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大車轂長尺有半。兵車轂長三尺二寸。故曰暢轂。以上言其兵車之飾如此。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謂其夫。溫其如玉。美其君子之德也。

板屋西戎俗以板爲屋也心曲心之委曲處也夫襄公上承天子之命而伐西戎所以復仇也今婦人先誇美其車馬之盛而後及其私情則知以義興師而無所怨矣此蓋當時往爲將卒者之妻所作故其言肆而有禮且美其君子之德如此與。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此章承首章遂言其御馬之良而及其兵器之善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盾干也畫龍于盾曰龍盾合者合載二盾以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曰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邑也即所告板屋之地方將也期歸期也言君子將以何時爲歸期乎胡然使我

徒念之而不得見也。蓋中言首章所以亂我心曲之意
如此。章內詭盾之合句言兵器，下體軜句復言車飾，而
句意似不連屬，恐有錯誤。或曰：詭
盾載在車軾前，疑兩盾蓋連及之。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沃錞徒對反叶朱倫反頓氏云釋文一音敦蒙伐有苑叶音
氳虎韔敕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叶姑宏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聲良人秩秩德音

末章承前章終言其甲兵之盛也。俴駟者，四馬皆以淺
薄之金為甲，欲其易旋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
鋈錞，矛下端平底者以白金沃之。蒙，雜也。伐，中盾也。苑，
文貌。蓋畫雜羽文于盾上也。虎韔，虎皮為弓室也。鏤膺，
舊解云鏤金飾馬胷帶，然與上文虎韔及下韔弓義亦
不連屬。或曰即謂弓室之胷，當人執持處，鏤金為飾也。
交韔二弓者，交置二弓于韔中，必二弓者以備壞也。閉，
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繩約之，檠弓體使正

也我寢我興者思念之深而不得寧也復申言[illegible]心曲之狀如此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末乃稱其君子之能亦所以終美其德也此篇首章美其車飾二章三章及其乘馬與其兵甲言各有次第云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下二章同○言有賢者而其人往求欲見之故美之而賦其事蒹似萑而細葭蘆也蒼蒼青而將老之候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秋水方盛時也蓋其人于此時往見國之賢者故先賦此亦有興義也伊人猶言彼人謂賢者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阻險阻也道阻且長言其不相遇也下末章乃申明之順流而涉曰遡游宛坐見貌宛在水中央蓋言得見之之難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音眉)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子西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淒淒盛貌晞乾也蓋霜始降而白露猶未晞也湄水草之交躋升也長而且躋則其道愈艱矣水渚曰坻在湄復在坻者湄與坻一地也此蓋實指其處言之與首章泛言一方中央者不同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音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盛而可采也首章及此皆以蒹葭將熟之次序而言也已止也未已則露猶繼降矣涘厓也以其水草交湄之湄以其厓又湄之涘右言不相遇而出其右也此中明前二章之意小渚曰沚在坻復在沚者蓋秋水漲之交有坻亦有沚故其人或無定在然其實皆一地耳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叶渠之反 顏如渥丹 於角反 其君也哉 叶將黎反

賦也下章同○秦襄公始封諸侯延行至南山之下國人美之而作此詩終南山名條山楸皮葉白材可為車版君子謂襄公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稱其為君也此章亦刺見誇美之辭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 音弗 衣繡裳佩玉將將 七羊反 壽考不忘

紀山之廉角堂山之寬平處黻之狀亞兩已相戾繡刺繡也黻衣繡裳亦諸侯之服將將佩玉聲壽考不忘欲

其長久而安寧也首章末但誇美之三
此章復爲頌禱之辭而章意自相承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惴惴其慄 音栗 彼蒼者天 叶鐵因反 殲 子廉反 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下二章同○秦穆公卒康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
告秦之良也國人哀之故以黃鳥爲興而作此詩交交
飛往來貌黃鳥之得所止與三子之不得其死也從從
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穴也惴惴懼貌
慄亦懼也彼蒼者天不斥言其形也殲盡良善贖
貿也言人願百其身以易之深痛惜之之辭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戶郎反 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防當也言一人可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鍼其廉反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禦猶當也此篇三章亦各舉其義言之說見前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今按左氏傳意惟責穆公而不及康公夫三良之從死雖或出自穆公遺命然康公所謂亂命也從君父之亂命而棄國之賢人乃康公之罪故此篇詩意所以刺康公云

鴥尹橘反彼晨風叶孚音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下二章同○婦人以其夫在外棄已不歸故以晨風爲興而作此詩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晨風之止北林○與已之被棄失所也君子謂其夫欽欽憂不忘貌忘我實多責其夫棄已之辭此與衛谷風同爲棄婦之詩而此篇詞意猶激直少婉曲蓋秦俗使然與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谷反隰有六駁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音洛

櫟、柞櫟、駁、梓榆、皮青白如駁、此復以櫟駁之生得其所與已被棄之意、因前章鬱彼北林義也、下章棣檖倣此、屏棄之甚也。

山有苞棣 音悌 隰有樹檖 音遂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檖、赤羅、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此篇舊解義有未盡、詳後詩辨、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叶步謀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下二章同。○秦俗彊悍樂戰鬭。故其人平居相謂而言。袍。襺也。與子同袍者。親愛之之辭。王于興師。以天子命興師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秦本西周岐豐之地。故其民猶知有天子之命而稱王焉。然其俗之變乃至于如此。文武成康之化。蓋蕩然無復存者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 與子偕作。

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因袍而及澤。自表而及裏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蒲茫反 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因袍與澤而及裳。自上而及下也。戈矛戟。析言之也甲〻。則統言之。亦推廣之意也。行。往也。偕作偕行。為則

仇也皆承首章而言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

賦也下章同○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大子送之而作此詩舅氏即公子重耳秦康公舅也渭水名水北曰陽秦時都雍東行送之故至渭陽路車諸侯之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至渭陽者言其送之遠路車乘黃言其贈之厚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

悠悠我思者蓋惟其思之長故送之之遠如彼也或曰時康公母穆姬已卒故康公因送其舅思之說亦通瓊瑰美石次玉者天子佩玉用純諸侯玉石雜用既贈車馬又贈玉佩者愛其舅之無已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大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殺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下章同○秦康公初即位承穆公之舊厚待賢者至于其後禮意寖衰故賦其事刺之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不承權輿言不能繼其始也此詩蓋卽秦之賢者所作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承首章每食無餘之意而復言其始盛无餘谷承之盛飛
方曰簋圓曰簠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今食不飽比無餘爲又薄矣篇內兩章首句皆食並言
下但言食而不及屋蓋其禮意之薄至于每食無餘每
食不飽則其無渠渠
之夏屋又不待言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此篇從序說毛鄭
氏解詳後詩義

秦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陳

陳本大皡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廣平無名
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
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
子嬀滿于陳都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

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而其民化之觀宛丘東門之枌諸詩可見

子之湯兮（他浪反）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興也下二章同○陳俗好遊蕩歌舞之事故作此詩刺之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首章先爲刺之之辭如此下二章乃申言其遊蕩之事詩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此人蓋亦其貴而在位者與說見詩疑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同上）值（音治）其鷺羽

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亦名白鷺鷺羽而潔白羽可爲翳舞者所執言其所以爲遊蕩者如此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後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翿羽翿、可以節樂、擊鼓復舞、翿者、言其無常容與賓筵、云宛丘之上、二章云宛丘之下、末章云宛丘之道、則非一地矣、再曰無冬無夏、則又非一時矣、皆極形其遊蕩之意、翿翳也、鷺羽翳翿、則一物而兩章分言之。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 宛丘之栩音許 子仲之子婆娑上蒲何反下素何反 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下二章同。○陳俗男女好聚會歌舞之事、故賦此詩刺之。枌、白榆、先生葉、卻著其皮色白。栩、即杼也。子仲之子、子仲氏女也。毛傳云、子仲、大夫氏。此女子蓋亦其貴族矣、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 南方之原無韻未詳 不績其麻叶謨婆反 市也婆娑

穀善、差擇也。言擇善旦而往也。首章既曰東門宛丘、此章復曰南方之原者、亦言其遊舞無常所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乃直刺之之辭。馮氏歸宗曰、此所謂市、蓋在野外、如司禮遣人道路之市、非謂國中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逝、往也。不復云所往之地者、承前二章而言。越、於也。鬷、總也、衆也。邁、行也。言與衆同行、則男女聚會而匪但子仲之子矣。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如荍、言其美也。椒、芬芳之物。握椒、一握之椒也。末二句見男女慕悅之意。蓋于是陳之淫風行矣。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下二章同。○賢者隱居自樂而作此詩。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淺陋

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泌水雖美，非可飽也，但玩樂之而忘其飢耳。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此下二章承首章而反言之，以申其意。姜，齊姓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子，宋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興也。下二章同。○男女會遇，朋為淫奔之行，故因所見以起興而作此詩。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以水漬之。淑，善也。姬，周姓之女，淫女曰淑姬者，亦私相慕悅之辭。晤，遇也。長言曰歌。池水可以漚麻，然女子之可與晤

歌故以
爲興。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語猶對語也。但晤語而其情已至。則不待歌矣。又好之之念深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言自言也。但晤言而其情又已至。則不待言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子桑反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興也。下章同。○男女期會有負約不至者。故作此詩。牂盛貌。楊葉牂牂。蓋將旦時所見如此。故以爲興。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言待其人不至。而已達旦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爲期明星晳晳（之世反）

肺肺亦盛貌晳晳小明也○星將旦則其光漸歛而小比煌煌又遲矣○晳從析音義同小雅庭燎篇本或作晢誤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下章同○陳桓公疾病公子佗將殺大子免而代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墓門墓道之門也墓門有棘興陳佗之惡也斯析也夫謂陳佗誰孰也言自古弑逆之人孰有如陳佗者蓋亂臣賊子其後雖身行弑逆之事而其先常畏人知今陳佗知而不已則其惡有甚焉者矣故言此以深嫉之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鴞惡聲鳥萃集也有鴞萃止與下文歌訊不顧之意訊問也歌以訊之者前章曰誰昔然矣即其訊之之辭訊予思予告倒字顛倒思之甚也蓋陳佗之惡已成而不可訓諭是以思之至于顛倒而無如何也末自言其作詩之意如此

墓門二章章六句

此篇從毛鄭氏義詳後詩辨陳公子佗事見春秋傳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徒勞反]

興也下章同○男女之有私者被間予讒言而偕其其防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鵲巢旨苕與予美也下章唐甓邛鷊義與此同侜張也謂幻惑欺誑人者予美謂所與私之人忉忉憂貌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懼也憂而且懼則其憂深矣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古了反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叶其了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興也下二章同○男女之有私者不見其人而思之故作此詩皎月光明也月出皎者與其人之美也下二章

皎然義同。佼人、美人也。僚、好貌。舒、遲也。窈、幽遠意。糾、緊斂貌。周頌曰、其笠伊糾。窈糾、舒之態也。舒窈糾、言美人之儀容如此。悄、憂也。末又言美人思己之情、見己亦猶是也。

月出皓音昊兮，佼人懰音柳叶虜老反兮，舒懮音黝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音草兮。

皓、光之白也。懰、亦好貌。懮受、憂愛容也。言有憂而形容之舒之意也。慅、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音料兮，舒夭紹兮，勞心懆七弔反舊本作慘朱子云諸韻當作懆兮。今從之

照、言其光之被物也。燎、美而有光輝也。夭、少好貌。紹、緩也。大雅曰、匪紹匪遊。或曰、紹作詔、美也。夭紹、舒之容也。懆、亦憂也。此篇三章。

詖深次第義多未詳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上聲南叶尼心反下同　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下章同○陳靈公淫于夏徵舒母而朝夕以往夏氏之邑故國人賦其事刺之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淫乎夏姬而以從其子為言詩人婉曲之辭也

駕我乘去聲馬叶滿補反　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　乘去聲我乘去聲駒　朝食于株

承首章而言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既曰駕我乘馬又曰乘我乘駒者反覆言之以明其亟往也此篇兩章相承直敘其事如此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殺而徵舒後爲楚莊王所誅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有蒲與荷興美人也下二章義做此有美一人傷如之何二句一篇之綱領自目日涕自鼻日泗涕泗滂沱先言其憂傷之狀如此也此亦以美人之淸兒已亦猶是耳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元反

蕳蘭也卷鬢髮美貌碩大且卷復即有美之貞貞肯也之情悁悁猶悒悒也中心悁悁又言其憂傷之意有加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檢反

菡萏荷華首章曰荷則采言之此惟言其華也儼矜莊貌卷一身而言不但美其髮之卷而已輾轉伏枕終言其憂傷之狀皆申首章傷如之何句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檜

檜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北滎波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鄭武公滅之

而遷國焉。

讒見鄭滅。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朝直遙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忉音刀

賦也。下二章同。○此刺檜君之詩。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也。以朝，謂視朝。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言其好潔衣服，而不自彊政治如此。忉忉，憂貌。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憂傷，日我心復中言以自弱之。

羔裘如膏，去聲 日出有曜。羊號反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潤澤也。日出有曜，日照之有光也。是，此也。悼，悲傷也。言我所以勞心憂傷，至于病悼者，惟是之故耳。指羔裘言也。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又見其逍遊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雖非正服，然

詩爲政學而說若羔裘逍遙其失益甚

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也說亦通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賦也下二章同○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而無服祥服者故賦其人欲見之庶幸也素冠縞冠素紕練後既祥之冠禫則除之哀痛期而小祥小祥曰練又期而大祥大祥後間月而禫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哀遽之狀欒欒瘠貌慱同團慱憂結貌首章勞心謂棘人故下章言傷悲而淵之曰我心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蓋深愛其之辭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蔽厀以韋爲之冕服曰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傷悲之極而思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下二章皆言已愛慕之意如此。作此詩者蓋當時之賢者與。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音長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比也下二章同○檜國弱小政煩賦重國人憂之故以萇楚爲比萇楚銚弋也。今羊桃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謂萇楚也樂子之無知傷己之有知而不如萇楚也蓋憂之深而不樂其生故其言如此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叶音敷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叶音姑

萇楚有華。則愈美矣、無家又言其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有實則愈美且盛矣、無室猶無家也、蓋雖已有室家之累、是以不願其有知而以爲憂也、前章及此、皆承首章之意申言之、而其國之政煩賦重、民不能堪之象、亦可見矣。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悅反兮

賦也、下章同。○檜國弱小將亡、其國人傷周室之衰而賦此詩、發風揚貌、偈疾貌、周道適周之路、怛傷也、言非風之發也、非車之偈也、然顧瞻周道而心怛然者、惟王室陵遲故耳、蓋周室旣衰、則侯國侵陵、而小國無以自保

故詩人傷之如此匪
風下泉之所以並作歟

匪風飄叶匹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回風爲飄嘌嘌漂搖不安貌
弔猶唁也傷之故弔之

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懷猶贈也此以
亨魚與西歸滌釜鬵與懷好音蓋承前二章傷周室之
意而望周室
之復興如此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封其弟振鐸是爲曹國

蜉音浮蝣音游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興也下二章同○曹君好奢侈飾衣服而不自强政治猶檜君之羔裘逍遙也故作此詩刺之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甲下有翅能乘朝生暮死喻曹之將亡也然以爲興楚楚鮮明貌言曹君衣裳之飾如此然國小將亡亦若蜉蝣之羽然故我心憂之欲其於我歸處耳曹君說未有考或曰此篇下比民人蓋亦刺曹共公之詩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翼猶羽也采采非一采言其華也此楚楚爲尤飾矣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藝反

承前二章言蜉蝣羽翼而復週其始生之時閱容也掘閱者蜉蝣始生掘地而出閱解其容閱之處也或曰閱穴閱麻衣鄭氏曰深衣也諸侯夕深衣純布為之故曰麻衣如雪鮮潔貌蓋深衣衣裳相連又純用布所謂善衣之次者已非復楚楚采采之可比矣乃其鮮潔如此則其衣服之飾更可知說舍止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此篇器從小序毛鄭氏義詳後詩說

彼候人兮何上戈與祋都外反又都律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反

賦也○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故作此詩刺之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蓋賢者隱于此官何揭祋殳也之子諸小人芾冕服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此篇蓋刺曹共公之詩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下章同○承首章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而言鵜水鳥俗名淘河之子亦謂小人服即赤芾之服鵜之在梁猶能潔其羽翼乃如之子之不稱其服何哉故以為興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承首章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而言咮喙也此之子謂候人之賢者媾合也猶言遇合也不遂其媾言不能遂其遇合也鵜之在梁而不濡咮則不得食故又以興賢人之窮困也

薈烏會反兮蔚於胃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貌隮雲氣升騰也比小人衆多而氣燄盛刺三百赤芾之子也婉孌少好貌季女斯飢比賢者守道而反賤貧爲侯人也末章總結首三章意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下三章同○首章言在位者有淑人君子之德故作此詩美之鳲鳩秸鞠也今名布穀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故以興君子之德其儀一者言其威儀一于外心如結者言其誠實積于中蓋必其有積中之德而後有發外之美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

皮彥反 伊騏音其

鳲鳩每章言在桑，蓋其子異木者，母一而子七，子亦衆去，母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弁，皮弁也。騏，同綦，青黑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其有常度也。所謂其儀一者如此。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忒，差也。此章承前章而遂言其效。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末章又承前章而終言其效也。先言正四國，後言正國人，自遠必本于近也。胡，何也。胡不萬年，頌禱之之辭。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也下三章同○曹國弱小將亡其國人慨念周京而作此詩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苞叢生也稂童梁莠屬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周室衰微而小國困敝也愾歎息聲京大也天子所居曰京此篇與檜匪風畧同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蓍筮草也蓍草最貴蕭次之稂又次之草之見傷者自賤而及貴則其可傷念甚矣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故曰京師不言周者省文也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末章承前三章而申言其意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陰雨之膏黍苗比郇伯之勞四國也蓋周室盛時如此而曹今之不然所以愾然念周京者為此故耳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

豳國在禹貢雍州岐山北原隰之野虞夏時棄為后稷封于邰及夏衰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自竄于戎狄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遂國于豳十世至大王復自豳徙居岐山之陽大王孫文王始

受天命，及武王，遂克商有天下，武王崩，成王居諒闇，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于是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周公避位居東，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七月一篇戒成王，謂之豳風，後人因取周公居東及東征時詩，鴟鴞以下六篇附焉。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胡例反）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音似）四之日舉趾（音止）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下七章同。○周公以管蔡流言之難，避位居東，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之化，作此詩以戒之。首章，下七章之綱領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七月也。後凡言月者倣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六月昏，心

星中，至七月稍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蠶績功成，故授衣使禦寒也。一之日、二之日，夏十一月、十二月也。周建十一月爲歲首，故曰一之日、二之日，寅月正也。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與言夏月者異其文，所以別之也。後凡言日者倣此。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卒，終也。歲，夏正之歲也。三之日、四之日，夏正月、二月也。從周正數之，故曰三之日、四之日。于，往也。于耜，往修耒耜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饁，餉也。耕者在田，家長率婦子而往餉之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至喜者，見其治田早而用力齊，故至而喜之也。此章前六句言衣之始，後五句言食之始。下第二章至第五章，終前段之意；第六章至第七章，終後段之意；末章又總結全篇意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音渠祁祁巨之反。女

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再言流火授衣者，下文將陳女功之事，故又本于此。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倉庚鳴，蓋始生之時。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牆下小徑也。古者樹牆下以桑。柔桑，稚桑也。蠶始生宜稚桑。遲遲，詞春日之長。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祁祁，猶徐徐也。心有傷悲，故采蘩徐徐也。殆，將也。公子，豳公之子。後凡言公子倣此。女子謂嫁曰歸。同歸，言親迎也。蓋是時豳公之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無不力于蠶桑之務，復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風俗之忠厚如此，公劉之化遠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音挑)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古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又言七月流火者，爲下文八月萑葦句推本之。萑葦，葭葉葭也。八月采之，爲曲薄，以備來歲蠶事之用也。蠶月，治蠶之月，謂三月也。前章言蠶事未終，故此章復及之。條桑，枝落之而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猗，長貌。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葉而存其枝，猗猗然也。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赤色。朱，赤色。陽，明也。秋立載黃以下，兼蠶績所成而言。爲公子裳者，勞于其事而不自私，以奉其上。豳人忠愛其君之意也。不曰當公而曰公子者，因前章末句之意而及之。蓋豳人既愛其君而并愛其君之子，其上下相交之情可謂至矣。此以下章爲公子裘例之，蓋皆泛指豳國中而言，不但及公子同歸之女子爲然也。讀者宜玩。以上二章皆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於遙反　五月鳴蜩徒雕反　八月其穫戶郭反　十月隕于敏反蘀音托　一之日于貉戶各反　取彼狐狸力之反　爲公子裘叶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前章言豳民蠶績之功備矣然猶恐不足以禦寒也故自四月純陽至十月純陰歷敘之以盡其候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蘀草木墜落也此皆其候之驗于是大寒將至宜有衣裘之備矣故遂言田獵之事貉狐狸于貉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繼也言繼十一月之事也武功即謂田獵之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公豳公也獻之小者私之于己大者獻之于公亦豳人忠愛其君之意也此章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音悉蟀所律反入我牀下叶後五反穹起弓

反珍為栗反許云鼠塞入聲向墐音覲尸嗟我婦子五反叶莪白為

改歲入此室處

前章言豳民禦寒之事既備而歲將終矣又自夏月歷言之以見寒之有漸也斯螽即螽斯一名蚣蝑似蝗而小五月中以兩股相切而鳴莎雞驗也一名梼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六月中飛而振其羽索索有聲二者皆未寒之驗也蟋蟀蛬也一名促織亦似蝗而小黑色有角翅宇簷下也自七月在野至十月人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此寒將至之驗也穹室中空隙也窒塞也熏鼠者使不得穴其中也向北出牖也塞向以當北風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以禦寒氣曰者語其婦子之辭改歲猶首章曰卒歲亦謂夏正之歲也十月後歲將終故連及之此章終首章前段觱發栗烈及卒歲之意東萊呂氏謂三正通于民俗故此章十月曰改歲舉周正也然按首章言卒歲在一之二日之下此章正以申明首章之意不宜分兩義也呂

民氣恐未合

讀者詳之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徒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下章將言豳民農事之終此章先承首章言農圃飲食之具以起下章意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介助也眉豪眉也壽者眉有豪毛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荼苦菜樗惡木也鬱薁葵菽棗稻春酒物之美者故以養老而助其眉壽瓜壺苴荼薪樗物之賤者則農夫以自給而已蓋少長之義如此而食瓜斷壺未去圃為場之漸也

九月築場圃（傅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叶[illegible]直反）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承前章逆言豳民終始農事之意。場圃同地，春夏為圃，種菜蔬，秋冬築之為場，納自田納之于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上入者，自廬舍上入都邑也。宮功，治邑居宮室之事，即下文所云也。古者民受五畝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于茅，往取茅也。索，絞也。綯，索也。亟，急。乘，升也。升屋而葺治之也。其始播百穀，又言來歲農事如此。已上二章，終首章後段五句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音九叶已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音肱叶古黃反萬壽無疆

鑿冰取冰于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凌陰冰室也斷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然後啟冰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凡朝之有祿位者食喪祭于是乎用之以上四句復終首章前段及第二章至第五章授衣禦寒之意蓋授衣以禦寒藏冰以備暑皆聖人燮理陰陽之大端事雖不同而其義則一始終言之所以備治道也其于藏冰畧而授衣特詳者以其切于民事故耳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農事畢而埽場地也兩尊曰朋饗飲酒也躋升也公堂國公之堂稱舉觥竟也此又終首章後段及第六章至第七章勸農事之意蓋上以是勞乎下下以是報乎上而上下之交

成矣嚴川王氏云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七月之義也此數言者可謂盡此篇之大旨矣或曰周公作七月召公作公劉皆戒成王之詩今或繫于風或繫于雅者七月言豳之風俗故繫于風公劉言公劉遷豳之事乃周室王業之基故列于雅此說可通存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或曰公劉居豳蓋在夏代之末故豳風紀月必從夏時今按用夏時紀月詩中往往有之故小雅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與此篇並有明證先儒云三代雖統雖異而紀月則同以詩義推之其信然歟然則篇內所稱蓋三代之常法非變周從夏也但其間亦寓周正意如一之日二之日之類蓋其詩雖上美豳公而實作于成王之世故其寓意如此此周公當時王大一統之義舊解謂周之先公已用周月紀候反後存

天下遂為一代之興是周先世皆不奉夏殷正朔矣說豈可據乎

鴟尺之反之鴞叶于橋反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叶入聲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

比也。下三章同。○周公因管蔡流言之難，避位居東二年，蓋其將管叔蔡叔將與紂子武庚誅父敎矣。然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乃作此詩以貽王，而以鳥言為比。鴟鴞，鵂鶹，惡鳥，常攫鳥子食者。室，鳥自謂其巢也。恩，愛；鬻，養；閔，病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二句，一篇之綱領。恩斯勤斯以下，先承取子意言之。第二章至末，乃申無毀我室之意。鴟鴞比武庚，取子比將誘管蔡為亂，毀室比其欲毀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叶徒古反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此下三章，皆言始作室之事，周公自比前日勤勞王室，預防患難之意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蓄，積，租，聚也，言積聚此荼草也，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前章曰徹桑土，此章曰捋荼蓄租，又此章曰手拮据口卒瘏，下章曰羽譙譙尾翛翛，皆一意而上下分言之。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雕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言風雨漂搖，哀鳴且急，免復鴟鴞從而毀之乎，此終首章無毀我室

之意。比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故其作詩以貽王，不得不急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莫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而比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武庚既誅，周公承成王命東征，三年克之。及其既歸，乃作此詩以勞歸士，而述其意。首章先言其初歸在塗時事也。慆慆，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

居之服。士。事。行陣也。枚。如箸。銜之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烝。衆也。此謂初歸在塗。所見者。敦。獨宿貌。末以蠋之蜎蜎。比軍士之獨宿。起末章新舊婚姻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典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亦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賦也。下二章同。○此章承首章。言初歸在塗時。思其室家之情也。首四句。每章重言者。見其往來之勢。在外之久。而感念之深如此。果臝。栝樓也。施。延也。施于宇者。言其蔓生于宇。無人故也。伊威。鼠婦。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在戶者。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也。町畽。舍旁隙地。鹿場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

燐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此皆言其室家無人而荒蕪若是乃其心之所以西悲也然亦豈可畏之而遂不懷思哉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回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田傳

此章承前章言歸而至其室家也鸛水鳥似鶴者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婦軍士之妻穹窒見七月篇聿語辭敦繫貌有敦瓜苦以下借瓜苦栗薪嘆已不見家室之處其妙于賦物言情如此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音離叶音羅)九十其儀(叶五何反)其新孔嘉(叶居何反)其舊如之何

末章又言其歸之事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昏禮母戒女，為之施衿結帨。縭蓋即帨也。九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新，新昏。舊，謂舊有室家者。如之何，言相見而喜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下二章同。○周公東征，其從軍之士美之而作此詩。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所用。破缺，言其久也。四國，四方之國。皇，匡。孔，甚。將，大也。此見周公之心，出于大公至正，而其從征之士，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銶、木屬。斨、錡、銶、皆兵器。而三章分言之者、明缺者之衆也。遒、固也。始匡之、繼化之、終乃固之也。休、美也。孔嘉孔休、皆承首章孔將之意而言。蓋推其哀我人者大、故有此稱美耳。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喩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下章同○周公避位居東而東人美之故作此詩柯斧柄克能也媒通二姓之好者此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一作遘音義同)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之子指嫁者言籩竹豆豆木豆踐行列貌籩豆有踐言成同牢之禮也此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子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東人美周公之詩九罭九囊網也鱒似鱓鱗細眼赤魴已見前皆魚之美者九罭罭斷

與已之得見周公也。我東人自我之子謂周公袞衣卷
龍衣也龍首卷然故曰袞袞衣繡裳上公之服首章先
言喜見周公
之意如此。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此下三章復承首章言今日所以得見周公之故而道
其願留之意也遵循也渚小洲也鴻雖水鳥然飛則宜
戾天矣渚非所宜止喻周公居東之不得其所也故以
爲與女東人自相女也一宿曰舍再宿曰信言公歸豈
無所乎惟以避位之故但於女信處
而已蓋是將成王得迎周公故云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高平曰陸渚倚近水遵陸則愈
非其宜矣不復言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末章終前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之意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音致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下章同○此亦東人美周公之詩跋躐也胡頷下懸肉載則也疐跲也狼進則躐其胡退又疐其尾與周公之遇變也孫遜同讓也指避位居東言春秋曰公孫于東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詩人既以公之避位爲大美之道又言其遭變而不失其度如此可謂愛公之深而知公之至者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此曰德音者盛德之聲聞瑕疵也德音不瑕所謂碩膚者如此首章云赤舄几几美其度也末章復推本其德言之兩章意自分淺深相承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詩益卷之三終